年

周彦琼

我问爷爷童年像什么
爷爷说童年像那七彩绚丽的彩虹
我问奶奶童年像什么
奶奶说童年像刚升起的太阳
我问妈妈童年像什么
妈妈说童年像含苞欲放的花朵
我问爸爸童年像什么
爸爸说童年像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
哦,我知道了
童年呀,是诗意浓浓的春天

湖南桃江县武潭镇天湾中学　指导教师：夏卧龙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街巷选雪

何其芳



作者像

我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初级中学，即是说在四五年乡居生活之后又来到了县城里。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而还深深地留在他们记忆里的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固执地关闭他们的子弟在家里读着经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并不是一件轻易达到的事。然而由于一位长辈亲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坚决，我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

学校的地址是从前县考时的考棚。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的两旁，立着有楼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样的阴暗，湫(揪)隘，荒凉。在这几及两百人的人群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后一个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开在我这个新来者的面前。

那时学校里已施行新学制了，但学生们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大概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吧。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三个已是成

人的高班次的学生。他们对我倒是亲善的;又因为我还幼小,他们似乎有一点忽视我的存在,商量有些秘密的事情并不都避开我。他们在做着一种活动。在和校外的人联络着攻击那时的校长,并且计议在他免职后拥出某一个人来。于是那位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终于免职了。不过委派来继任的并不是那拟定的人而是一个第三者。

我们县里除了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出来的人们彼此倾轧(赸),争斗,敌视得犹如仇敌。这位新校长不幸是从那师范出来的,于是以这种借口,秘密攻击前校长的人们和他的真正拥护者一致联合起来挽留他,而且发动了一个可怕的风潮。

已记不清是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了。新校长和着其他的人一块儿到学校里视事。当他们从那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上走过,走进了校长室所在的后院,两旁宿舍里暴风雨似地拥出了一群武士,嚷着骂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后院去闹了许久。最后那位可怜的校长交出了校印,在脸上和嘴唇上带着血痕匆匆地逃出校门了。

我没有去亲自欣赏这幕武剧的顶点。我对于这意外的爆发实在有一点惊惶。

武士们都大声地嚷着,笑着,追述着刚才的勇敢:他们围着那位该死的校长在那间屋里,而且用哑铃从玻璃窗掷进去。

接着是他遗留下的行李来替他受惩罚了。箱子在人们的手中破碎犹如一颗板栗。打脱了顶的草帽高高地戴在芭蕉叶上。腰斩后的白绸衫悬在树枝头示众。木板的大本《史记》《汉书》变成无数的白蝴蝶,飘飞在庭院里又栖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岁的孩子的心来接受这种事变,我那时虽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或憎恶,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对于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带着一种沉默的淡漠去观察,测验,而感不到可信任了。然而这到底是一叶崭新的功课。

并且这一叶崭新的功课还没有完。

当黑夜开始的时候，学校被几十个枪尖都上好枪刺的兵士包围起来了。搜索的结果，仅有八九个新生还没有逃走，于是被禁锢在一间小屋子里过夜。守卫的兵士带着讥讽的神气吓唬我们，说第二天要带到他们的军长面前去审问，也许还要用鞭子抽打我们。我们到底是几个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语后，便拥挤地安静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个年轻的旅长来训诫我们一阵，便把我们释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姨母家里去，淋得几乎成了一尾鱼。

这便是第一次学校生活留给我的记忆。

柔和的黑夜已开始在街上移动。朦胧的街灯投下黄色的光轮。我到底上哪儿去呢？我走过这条狭小、多曲折、铺得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过一座桥，难道我要去拜访我昔日的学校吗？那早已拆毁了。那些衰老的建筑物早已卖给某家银行。而在别的地址建筑起一个新的学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见那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的轧轧作响的木楼梯，穿着家里缝好的总是过于宽大的蓝布衫。现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条不整洁的街。它是这个小县城的贫血的脉管，走过我身边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负担着劳苦的人。

这是我的乡土。

这是我的凄凉的乡土。

对于我那些昔日的同学，虽说我刚才回忆起了他们那次粗暴的发泄，我并不责备他们。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这街上，在这夜色中，我决定当作一种意外的快乐向他们伸出我的手去。我

要重新去发现他们的美德。即是当时的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也有一些是诚实的人。并且，我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那些病菌似地寄生在县里的小教育家。那个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听说现在仍保守着县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个同党，后来也作过我们的校长的，则听说已流落成一个无赖了。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街上，在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宽容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呢芽不，对于他们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嫌恶之感。虽说，我也应该补充一句，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社会。

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我几乎要写一本书来证明其他动物都比人类有一种合理的生活。

理想，爱，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希罕。这些悦耳的名字我在书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们于我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我只敢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虽然觉得粗粝，苦涩，难于吞咽，我也带着作为一个人所必须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既是梦便有一个醒觉的时候，而我又醒觉得太快。现在叫我相信什么呢芽我把我的希望寄放于人类的未来吗芽我能够断言未来的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人需要翻开这些可怜的书籍，读着这些无尽的诳语吗芽我必须以爱，以热情，以正直和宽大来酬答这人间的寒冷吗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

我重复着我自己的语言。

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空洞的声音。

我又踟蹰在这第二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是我的乡土？这不是我的乡土？我必须找出一个媒介来证明我和这个县城的关系。我必须找出一个认识的人。一辆洋车走过我的身边。我说出一个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个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后到了一座大门前。

这是一个小学，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里面。但说不准在这暑假里他已回到乡下去了。

两扇大木门关得十分严密。我起初轻轻地敲着门环。随后用手重拍，随后大声叫喊。然后侧耳倾听。里面是黑夜一样寂静。想一个学校不会没有门房。我想也许有一个旁门，但问侧边的人家，都说没有。

于是，像击碎我所有的沉重的思想似的，我尽量使力地用拳头捶打着门，并且尽量大声地叫喊起来。

我摸出口袋里的夜明表：八点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夜，莱阳

何其芳（1912—1977） 中国当代诗人，文艺评论家。四川万县人（万县今属重庆）。曾任教师，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诗作有《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回答》，另外还有诗论《关于写诗和读诗》《关于现代格律诗》等。

神农鞭药



汉代画像砖里的神农握铲图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①]，一日而遇七十毒[②]。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③]，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④]，臭味所主[⑤]，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太原神釜冈中[⑥]，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⑦]。成阳山中[⑧]，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亦名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⑨]。

【注释】

①百草——多种植物。百是虚指，许多。　②七十毒——中了很多次毒。七十也是虚指。　③赭鞭——红色神鞭。　鞭百草——鞭打百草。　④平毒寒温之性——指草的特性，平指无毒，毒指有毒，寒指寒性，温指温性。　⑤臭味——臭通嗅，闻味。味，味道。　主——具有。　⑥太原神釜冈——神话中的地名。　⑦鼎——三足容器。　⑧成阳山——神话中的地名。　⑨龙脑——中药，又称冰片。

【译文】

据说神农去品尝百草的滋味，一天当中曾经中过许多次毒。

神农用“赭鞭”这种神鞭来鞭打百草，就完全知道它们本身的赋性：或平和，或有毒，或寒，或温，气息怎样，味道如何，顺着它们

的本性来播种百谷，百谷生长自然茂盛，所以天下的人叫他做“神农”。

在太原神釜冈中，还有神农尝药的鼎存在。成阳山山里，还有神农鞭药的所在。那地方叫做神农原，也叫药草山。山上有紫阳观，相传神农曾在这里辨别各种各样的药物。观中至今还保存有千年龙脑即冰片这样的药物。

【讲解】

神农又称炎帝神农，神话上属于南方的天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水经注·[illegible]（[illegible]）水》说：“神农既诞，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水动。”

他的形貌和诞生时的灵异都是和农业有关的。有关神农的神话最为人所称引的，就是传说他曾尝药和鞭药，所以人们又以他为医药之神。究其实际，他最初只不过是‘尝百草’和‘鞭百草”，其目的在于“播百谷”。或者他在做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各种药草的性能，便把它们应用在医疗方面，因而农业之神的神农便又兼了医药之神的职务。至于说他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意即一天当中遇毒多次，“七十”不过是数字的夸张，不必去作拘泥的理解。

浙江民间传说里讲，神农为民治病，尝遍百草，几乎没有哪一天不中毒，全靠预先带在身上的茶来解毒。最后尝到断肠草，由于毒性太猛，来不及取茶解救，刚入咽喉，肠已寸断，终于为人民牺牲了生命。四川也有类似的传说，只是没有茶解毒的情节。不管怎样，都足见神农为拯民命不惜牺牲的伟大精神，那是自古以来就深入人心的。

宁袁　珂雪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丹武



华其敏 绘

唐代诗人王昌龄有两首《芙蓉楼送辛渐》，其中一首为：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的七绝圣手，诗中“多惊耳骇目之句”，此诗末一句便是一例。它设喻俊奇，造语明秀，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广泛引用于许多诗文——真心一片，纯洁如晶莹之冰体，又贮置于通体透明的玉壶之中，更是纤尘不染，这是何等明净崇高的情怀啊选但是具体对该句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清代一位评论家沈德潜就点评说，“冰心在玉壶”，诗意为诗人“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说诗人此时已看破功名，超然于宦情之外了。其实不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人到 岁才考取进士，正式入仕更是无甚得意，他曾困惑地咏叹“出处两不合，忠贞何由伸”。他满心热望为朝廷竭忠尽智，但他又秉性耿直，于是就屡遭打击。《唐诗纪事》上说他“晚节不矜细行，不顾惜、不谨慎，再历遐荒”。就是说直到晚年，他仍旧脾性不改，遭人诽谤，被再次贬谪到边荒之地。——王昌龄并不是个软媚之人。

芙蓉楼遗址在今江苏镇江市西北，唐时属丹阳郡，诗人当时被贬黜为江宁县丞，今南京市一县丞。闻知好友辛渐欲归返洛阳，遂连夜由江宁赶往送行。诗的前两句自夜行写起，说当时是江流挟雨，秋雨播寒，诗之二有“丹阳城南秋海阴”句，雪寒风冻雨，遮天铺地地把整个吴楚之乡都给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整一夜，江雨沙沙，天明方停，而他与辛渐就是在这江边的芙蓉楼上倾叙心曲，也整整地过了一宿。往事的冤屈，今事的不平，莫名的耻辱，无奈的悲酸，就如这沉沉的寒夜覆压在心头，又如这淅淅寒雨难罢难休。酒是冷的，心更是冷的，当然不会痛饮博醉。其诗之二说“高楼送客不能醉”，好友对酌而不能酣醉，那是因为饮时眼前有惜别，心中有苦痛的缘故了，所以，天刚放亮，或许还有月影依稀呢，友人即行登舟远归了，只留下自己一人，就更觉得影孤身单了。此时眼望着远山近岭，也都黯然相对，亦似孤零无依的样态。这里，景中融情，情是悲辛愠怒。但诗人此时又转念一想，我王昌龄生也堂堂，既只是为了怀抱忠贞而惹祸害，则固当有“忠贞抱生死”，诗留别武陵袁丞》诗的英豪气魄啊，所以跟下两句情调转为高昂，表现了一种坦荡、放达而不戚戚于愠怒的胸怀。说洛阳的亲朋好友如果问起我谪中的王昌龄的话，那就请你告诉他们，说我是个不屈的汉子，坦荡的君子，忠贞之心一如既往地如同冰雪那般洁净清白，又如同置于玉壶之中那般是坦白于天下的。这种誓将我行我素的态度，不正是对于腾沸的谤议铿锵有力的答辩吗？——王昌龄绝不是那种媚软之人！

背　影

张承志

成年以后，有时我会在恍惚中陷入一种若有所思的混沌中。有些儿时的影影绰绰的幻像，在那时明灭倏忽地掠过空茫的视野。我感到了一种诱惑和神秘，但我不能解释。那是什么呢？象一些匆匆而去的、避开我注视的背影。选

那是在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反正是在上学去的路上。我双手揣着兜，斜背着姐姐用过的旧书包，边走边踢着路上的石子儿。那天太阳照耀得炫目，我无意中眯着眼睛。突然，潮水浸漫般的人群中出现了母亲的背影。

她背朝着我，正大步笔直地赶着路。人潮缓缓地逆着她涌来，我觉得她的腰挺得又僵又硬。她的两腿好像迈不稳，但她走得又急又重。那一年我还不满十岁，经常因为淘气被她捆在桌子腿上。但是鬼使神差，我不再踢石子儿了，我默默地尾随着她，走了长长一程。骄阳照射着她的乱发，她的背影显得单薄又倔犟。——不过那只是一小会儿的事；后来，究竟我傻乎乎地跟着她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离开她的，我已经完全忘了。

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

当然，三十年里，包括我的家在内，一切都变了。

前天下午，我为了休息一下疲惫的头脑，信步走出了家。明亮的阳光在拥挤的树枝和楼群间炫目地闪烁着，我漫步走着，脚下踢着一颗小石子。猛然间我看见了母亲——她正迎面走来，手里提着一捆青菜。她的步子一下下迈踏得急忙又沉重，像在僵硬地跺着

路面。她穿过嘈杂，笔直地面对着我，我看见她的神情茫然又坚定。在那一霎之间我被一阵难以名状的感动攫住了，我简直忍受不住这感动的冲撞。奇怪的是在我眼中清晰而灼烫地走动着的，并不是她此刻银发苍颜的形象，而是一个恍如隔世的、充满神秘的背影。

三十年是一个轮回么？或者换一句话讲，是一个光阴么？然而，我所以感到激动，是因为我在记忆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一个背影之后，终于看见了一个迎我而来的母亲。

——我像在说梦。

旧历三月廿七的前夜，我来到兰州赶尔麦里——追悼牺牲在清朝统治阶级屠刀下的亡人的集会。到达时兰州已是夜色苍茫，而我还在徘徊——我不知道尔麦里的地点。在夜幕静垂的兰州街上，我独自一人，走走停停。我无法寻人问路。我知道，如果听到我的来意，兰州人会感到古怪的。

这时我看见了一群农民，一群农村来的回民。他们背对着我，披着黑棉袄，夹着麻包捆正走得匆忙。我看见那一片在夜雾中黯淡亮着的白帽子时，差点失声喊起来。可是我只是默默地跟上了他们。我已经成人了，我已经学会了藏起或抑制住心中的感情。他们笨拙硬直的背影在我的前面朦胧地晃着，我觉得我已经能从那姿势中感受到他们的戒备、他们的自尊、他们与这都市的隔膜以及他们固执地认准的目标。

他们拐进了一条小巷。没有路灯。我睁大眼睛辨认着他们那些黑黝黝的背影。一些白色的圆点在那些黑影上面像是启示的信号。我来了，我在心里悄声呼唤着。像你们一样，我也来啦。我跟定了前面那些古怪的背影，加快了步伐。

第二天我的两眼看见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场面。两万农民

从陇东河西、从新疆、青海奔涌汇集于此，人头攒动的海洋上尘土弥漫。无文的农民掀起了直入云霄的呼啸，为说谎的历史修订。当那两万人汇成的大海在我眼前喧嚣沸腾，当我真真地看见了两万个终日躬耕荒山的背影在拥挤呼喊，当我震惊地知道自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廿七清朝刽子手使一腔血洒在兰州城墙以后，二百零四年之间无论腥风血雨苦寒恶暑，回回撒拉东乡各族的人民年年都要在此追悼颂念——我激动得不能自制。那染血的城墙早已荡然无存了，岂止乾隆年号，即使改朝换代也已有三次。二百零四年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不仅是太长而且是一个恐怖的数字，而人民——我凝视着那两万背影我明白了：人民要坚持着心中沉重的感情直至彼世。

那一天我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求学。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个没有硬皮证书的学位。

尔麦里结束了，我目送着农民们大股大股地涌出兰州。他们抹抹汗污的额头，把捆成小卷的黑棉袄一背，头也不回地径直去了。黑衣白帽的浪头急急地追逐着，只留给我一片斑驳闪幻的背影。我独自站在大街路口，一连几天目送着他们。最后我熟识的那家宁夏回民也走了。他们对我频频回首，但他们终于也去了。当我望着他们终于也化成了一些不可言喻的背影时，我从心底感到了孤独。

于是我慌忙追上了他们。

陇东、河州、运河、天山、济南府、焉耆镇，我追寻着他们的踪迹，追寻着我看到听到的一切在我心中激起的回声。我看惯了那些避开热气腾腾的食堂，蹲在车站一角嚼着干馍的旅人，看惯了那些匐伏着的苍老虔诚的脊背，看惯了在风沙弥漫的乡村大道上的、那些白帽子下面的坚忍眼神。我惊奇地感到：在奔波中目的似乎消失了，我像一片落叶，正在北方贫穷的黄土大山中悠悠地随波飘

荡。

我看到了真正巨大的背影——

原来，这些黄土大山和原野村镇，连同它们怀抱中的那个默默人群从未向世间袒露自己。六盘山一字排成屏障，遮住了它背后的西海固。开都河眨闪着微笑般的粼波，隔开了隐蔽在绿荫中的村庄。黄河湍流上节节拦坝，消失了舟楫也消失了筏客子的传说。数不清的夯土墙蒿草丛掩护着，闭口不言殉教者的冤愤和鲜血的流淌。茫茫大西北黄褐色连着黄褐色，仔细听时，犁铧连枷又只是循着成熟的节奏，你崇拜的人们只是日复一日地忙碌着生计。真实——真实被埋藏在心底的一个微乎的波动上，隔着一座伟大的背影。

每当远行将归的时候，我总是在别离的瞬间愣怔一下，心里总是在那一瞬闪过这个无法理解的背影。你什么时候才肯转过身来呢芽生我养我的母族，还要等到哪一次沧海桑田的时刻，你才肯从这世界上迎面而来呢芽

我好不容易才听见了喊声。

妻子和小女儿正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挂着诧异的神情。小女儿奶声奶气地嚷道："爸爸，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呢芽妻子也说："孩子喊你喊了好一阵工夫了，"她又补充道，"可是你一直背对着我们，不回头。"

我把小女儿搂紧在怀里。

"歇歇吧，爸爸，"女儿大人气地说。

妻子也说道："每天回来都见你这么背着脸坐着。你休息一会儿，和孩子玩玩吧。"

我想到了那个背影。

我在别人的眼中，也已经变得像一个背影了么芽我回忆起有一

次，我一路走着去车站。到了车站，突然有人猛击了我一掌：原来是个朋友。他大惊小怪地嚷道："嘿，选一路走着跟着你，可是走了一路也没认出你选一瞧了一路你的后背选——这么说，我变了。

我抱起我可爱的小女儿走上闹市。在一个路口我给她买了一盒冰淇淋。走到一个小店我又给她买了两块山楂羊羹。我的心情沉重又快活，我觉得太阳晒得又温暖又深切。我和孩子说笑着，讲到小白兔、熊猫和大灰狼。她的晶莹的黑眸子显着醉人的天真和幸福，也偶然倏地闪灭一下，亮起一种永远激动我的神秘。

在街心绿地上，她兴奋地使劲叫嚷着来回奔跑。阳光突然被她搅得闪乱不定。我出神地凝望着她，仿佛看见了一个梦。在那浪涛般涌动不息、又像高原大山般遥远的背影上，此刻印上了一个在阳光中嬉戏的新鲜的小生命。

我久久地望着，心里慢慢涨起庄严的潮。

【讲解】

张承志（1948—　），雪山东人，回族。当代著名小说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出的知青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以及散文集《绿风土》等。其创作多以蒙古草原为背景，表现强烈的主观意识，作品风格浪漫而雄劲，在众多知青小说中独树一帜。

在众多的散文作品中，描摹个人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偏重对理性思维与感性世界的抒写，可以称作"心语"的一类。在这篇《背影》中，作者从母亲的背影写起，写了母亲背对"我"和迎面走来两种状态，写出自己的两次感动；转而又写一群农民走在街巷的背影，引发出"我"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思索；最后又转回到自己，写自己的背影给别人的感觉，又引发了作者对自身生活的观照。三个部分交织在一起，构成文章对"背影"不同角度的描写与思考，这种

由小而大，由人而己的文章结构与方法，令文章内涵丰富而深遂，感人至深又充满理性色彩。

张承志的创作对文章形式的追求一直很用心，他在《荷戟独彷徨》中写道“当你真正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大潮，当你宁死也要为这场激动写下一些为自己的文字；当你捏着笔手发抖心在狂跳枯坐半日一字不得愤怒得不能容忍自己时——那新形式就来临了。”这段文字是作者创作中斟酌形式时的心态写照。而《背影》的写作结构与叙述形式正表现出独特艺术形式的感人效果与警世意义。

（张　晋雪）

本刊启事

《中华活页文选》自 [illegible] 年通过邮局发行，读者可在当地邮局订阅。如错过征订期（[illegible]月、[illegible]月），可在当地邮局办理破季订阅。邮发代号为：

成人版 [illegible]-[illegible]每半月 [illegible]期，全年 [illegible]期，全年定价 [illegible]元）

高中版 [illegible]-[illegible]每半月 [illegible]期，全年 [illegible]期，全年定价 [illegible]元）

初中版 [illegible]-[illegible]每半月 [illegible]期，全年 [illegible]期，全年定价 [illegible]元）

小学版 [illegible]-[illegible]每半月 [illegible]期，全年 [illegible]期，全年定价 [illegible]元）

如所在地的邮局因某种原因无法办理征订，或办理破季订阅后还想补订前缺各期，我编辑部可办理邮购（每册需加收 [illegible]邮费），请您将订购款及邮费汇寄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illegible]号中华书局　吴芳　收（[illegible]”，并请在简短附言栏注明所购版别、期号、数量，我们将及时寄上刊物。

本刊 [illegible] [illegible]年各期尚有少量存刊，[illegible]年成人版 [illegible]期，高中版、初中版 [illegible]期，每期 [illegible]元。小学版 [illegible]期，每期 [illegible]元。[illegible]年成人版 [illegible]期，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 [illegible]期，每期 [illegible]元。需加收 [illegible]邮费。欢迎邮购。

《中华活页文选》编辑部



普希金画像

恰达耶夫①

〔俄国〕普希金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②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酷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
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